wangzhaofeng.com

圣经 66 卷书纵览（15）

以斯拉记

维保罗牧师 2019 年 8 月 11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6 年 5 月 11 日

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我称之为“66 号公路”的系列，因为圣经一共有 66 卷书。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其实出自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，在那里耶稣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、也可以说相当震撼的话。

说实话，耶稣常常会说一些你可以称之为“大胆”的宣告，比如祂说“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”。我会说，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显得“排他”的一句话之一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又看到类似分量的一句话，祂对整个宗教群体说：你们有圣经，你们已经查考了几个世纪，但其实它是指向我的——以防你们还不知道。

我们现在所做的，就是去看旧约圣经如何在基督降生之前就已经指向耶稣。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以斯拉，是旧约的第十五卷书。旧约通常分成几个部分：前五卷是律法书，也称五经或妥拉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，接近以色列历史书的末尾阶段。

我先读两处经文，这两节可以说是今天信息的主题。一处是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，另一处是以斯拉记 1 章 3 节，它帮助我们理解以斯拉书在讲什么。经上这样说：

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

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（只有他是神）。愿神与这人同在。

这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祷告：

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在明白神的话语中的救赎时，不要心里蒙上帕子。从创世记到启示录，一切都在彰显基督的位格、工作和得胜。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这一点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
正如我刚才提到的，在我结束了为期十二周的休息之后，我从一些反馈中感到很受鼓励。我会问我的妻子，还有其他人，“教会情况怎么样？”我很欣慰地听到教会在我不在的时候依然平稳运行，并没有因此崩溃。

其实，这让我想到一个词：牧师的“可替代性”。当然，我不是在说牧师这个职分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说某一个具体牧师是可以被替代的。

当我听到一些教会因为牧师的去世、离开或道德失败而几乎瘫痪时，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：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的事工是建立在一些次要的基础之上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沙土上。

也许他们是建立在领袖的个人魅力上，或者某些本来是好的事情上，但那些本不应该成为中心。比如“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丈夫”“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妻子”“如何在职场中更成功”“如何胜过抑郁”“如何脱离成瘾”等等——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，也确实需要被谈论，但它们永远不应该成为教会事工的中心。

因为一旦这些成为中心，我们不仅会失去在基督里的救赎视角，这些主题本身最终也会失去力量。

我也知道，过度称赞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可能存在风险，但我还是必须说，我非常感恩他们的温柔、忠心、服事的心志，以及他们的神学素养。如果你参加长老会会议，你会发现我们的长老确实是认真的圣经学习者。

对我来说，这是很健康的一件事，因为当我预备讲道时，我知道他们不仅是神的话语的学生，也会认真检验我所说的是否准确。这种彼此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健康机制。

我在执事中也看到同样的态度，他们渴望服事这间教会。

我也要感谢会众的忠心出席。你们清楚地表达了“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我属于这里”的认同。

当我看到教会在我不在期间并没有衰退，我认为这是圣灵在群体中真实工作的见证。

同时，我也很感恩你们给我休息的机会。在今天的文化中，这样的空间其实越来越少。

但我也认为，人天然容易围绕一个人，或围绕一个项目来聚集——这里说的“人”，不是指基督；“项目”，也不是指福音，而是一些次要的事工或议题。

比如围绕一个领袖，或一个建堂计划，或某个次要议题投入极大的热情。如果失去分辨，这很容易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破坏因素。

最近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虽然我不是要批评某个人，但它确实在网络上广泛传播，也与我们进入以斯拉的主题相关，就是乔希·哈里斯的事件。

他年轻时写了一本书《我曾经与约会告别》，销量非常大。那时他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加上他家庭背景，在当时的基督教家庭教育圈子中很有影响力。后来他成为一间大型教会的牧师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知名度。

但问题在于，他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神学训练，比如神学院的装备与审查。神学院当然不是唯一标准，但它通常会带来生命与教义上的监督，这是一种健康的筛查机制。

后来几年之前，他决定去神学院学习，这本来是一个好的方向。但在短短几年之内，他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，并公开否认信仰。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事件。

我提起这件事，不是为了八卦，而是因为它确实对很多人产生了冲击。我理解这会让人困惑，也会让人难过。

但我认为，神有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让我们的眼目重新被调整，使我们再次定睛在耶稣身上——那位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也是我们灵魂唯一真正的锚。

当这些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可能会说：“看，这个人倒下了。”然后神似乎把我们从对人的依赖中挪开。

我曾听过一个关于植物的比喻，这件事已经是大约二十五年前了。这个植物有一种特性：它的枝条在生长时，会向外延伸，并且在接触地面后会自行扎根。

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意味着它同时从两个来源获得养分：一方面是主藤，另一方面是那些扎根土里的枝条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实际上，当这些枝条扎根之后，反而会干扰主藤输送的养分，使整株植物的健康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园丁必须把这些已经扎根的枝条重新拔出来，使整株植物的养分只来自真正的主藤，而不是那些看似自然却会分散供应的“额

外连接”。

我想到这些，也会问自己：当我走在生命的路上，无论是在事奉中，还是作为父亲、丈夫，或任何角色，我在哪里容易被试探去扎根，以为那会供养我？

但实际上，它反而在消耗我、抽走我真正的生命力。那种真正的健康，只能从真正的葡萄树而来，就是基督自己。

所以神有时会“拔除”这些东西。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、不舒服的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贯穿一生的过程。

我们再回到以斯拉记的背景。以斯拉记的核心背景，是“约民”。旧约中的约民是以色列国，在其中既有信徒也有不信的人。在新约中，约民是教会，同样也存在真信徒与假信徒。

在以斯拉记所描写的历史阶段，神的百姓已经偏离了他们的焦点。他们多年没有守逾越节，长期陷入偶像崇拜和严重的道德败坏。这是以色列历史中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。领袖不忠心，也带来了对百姓的负面影响。他们已经被多次警告：不要效法周围列国的宗教，不要跟随他们的偶像和淫乱。

但警告一次又一次，他们仍然失败。结果就是审判临到，这在神学上被称为“被掳”。他们被掳到外邦，在巴比伦和波斯之下生活了七十年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所做的，就是把自己的根扎在周围的文化中。他们想要融入，说：“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，这对我们有益。”

但神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把他们连根拔起，带入一段审判与苦难的时期。他们的悖逆带来的结果，就是被掳。

而以斯拉记所记载的，就是七十年被掳之后的结束。现在，神说：“可以回去了。”这就是“回家的路”。

让我鼓励你：在今生这一边，总是有一条回转的路。总是有回到神面前的路。但当我们离开今生之后，那就不再存在回转的机会了。所谓“死后悔改”并不会发生。但在今生，总有回转的路——无论是对偏离真理的宗教领袖，还是被错误教导带偏的人。

其实我们可以用耶利米哀歌 3 章 31~32 节来总结以斯拉记的一个核心信息：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。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

神似乎在说：我会让你经历一些艰难，但最终要结出的是公义平安的果子。在这过程中，你会觉得这些扎根之处是舒服的、肥沃的，但神说：那不是。当你被拔出来的时候，确实会痛。

以斯拉记记载的，是七十年被掳生活的结束，是从巴比伦和波斯之下回归的历史，是回家的路。

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？这对你我有什么意义？当我们读这些历史时，基督在哪里？我们的信仰在哪里？当耶稣说“圣经给我作见证”时，这一切如何指向祂？

稍后我会继续说明这一点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先简单浏览一下以斯拉记。

以斯拉记一开始就记载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：神感动当时最强大的君王——波斯王古列。这个人自称“万王之王”，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。但神感动他，命令他允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去，并重建被毁的圣殿。

要知道，圣殿在神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。如果你还记得之前的讲道，圣殿其实预表基督。我们在圣殿中看到的，例如陈设饼、灯台、门等等，耶稣后来也用这些意象指向自己。

所以当这位君王说：“你们回去重建圣殿”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是在推动一个指向救赎的工作，是在恢复一个预表弥赛亚的中心。

甚至在他的言语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迹象，让人怀疑他是否真正认识神。

但圣殿的重建并不是单一自上而下的工程。真正的事工从来不仅仅是命令式的，而是神也在感动百姓的心。

这也正是教会的模式。神不仅感动领袖，也感动会众。教会的长老和执事，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，而是被会众在圣灵带领下选出的服事者。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但祂借着长老、执事以及整个身体来治理祂的教会。

以斯拉记告诉我们，不只是领袖被感动，百姓的心也被神激动。无论是家庭、企业、

团队还是国家，若只有领袖有负担，这个系统终将失败。只有当整个群体在圣灵里有共同的信心与行动，事工才会真正前进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

我要在这里插入一个可能稍微有争议的观点，你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再问我细节。这些被掳的人是外邦中的寄居者。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是寄居者、客旅、在地上是外人，这确实是事实，我们也常唱诗说“这世界非我家”。从某种意义上，这强调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短暂。

但我们也必须记住，从圣经历史的角度看，以色列人确实是寄居者，是被掳的，是分散的。我们有时过度强调“我们不属世界”，以至于忘了神也呼召我们在世界中作盐作光。

耶稣不是死在天上，而是死在地上的十字架上。

有人曾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“提醒”我，也提醒过其他人：当我们认为这个文化应该为了基督而被改变时，是不是有些过头了。

就像凯伯曾说过的那句话：“在神所创造的一切领域中，没有一寸地方不是耶稣要宣告‘这是我的’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：万有都属于基督。

但有一种常见的反问会出现，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很敬虔的弟兄谈话，他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改变巴比伦？你理解吗？我们只是过客，为什么要去试图改变巴比伦，让它变得更基督化？”简单的回答是：因为巴比伦，和地上所有的城市一样，都属于神。

但更深一层的答案是：因为我爱巴比伦人。而那些我被呼召去爱的巴比伦人，需要听见那“完整的福音”，也就是基督的福音。

当人真正听见福音时，事情一定会改变。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听过律法，也听过福音，但生命中完全没有悔改的果子，那你必须认真思考：这个人是否真的经历过归正。

当然，我们要清楚，信心本身并不是救人的功德，但真正被拯救的人，一定会努力活出信心的果子。而当许多人这样活的时候，世界就会被改变。

所以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因为说“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我只是路过”，就变得过

于属天，以至于把这个世界拱手交给魔鬼，好像这不会影响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孩子和下一代一样。

我最近在休息期间读到一本书，其中强调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“共同领域”中：既有基督的国度，也有一个共同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信徒与非信徒共享一些共同的理念。

某种程度上我理解这一点。比如我可以和一个非信徒一起认为某件事是邪恶的，或者某些暴力事件是错误的。

但圣经并不是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“并肩同行”的关系，好像我们可以手拉手达成一致。圣经更常用的语言，是“属灵争战”。

一旦我们放弃这个认知，就会出现一个现象：越来越多自称基督徒的人，不论年轻或年长，开始用巴比伦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宗教、道德、哲学甚至政治的理解。

这让我非常忧心。我说的不是教会外的人，而是教会里的人，在表达他们的思想时，却已经完全被世界的思维方式塑造。我听着他们的语言，会发现那根本就是世界的逻辑，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察觉。他们已经被影响到一个程度，把巴比伦带进了教会，而不是让教会改变世界。

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与福音隔离开来，反而是圣道与圣礼必须处于中心。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变成一种“修道院式”的隔绝心态，好像基督徒只存在于一个封闭的宗教空间。福音应该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。

因此，以斯拉记的背景是：神呼召祂的百姓离开巴比伦。问题在于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应了这个呼召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并没有离开。他们已经习惯了巴比伦的生活。他们开始觉得：“其实巴比伦也挺好的。”有人甚至可以说，他们更愿意待在巴比伦，而不是踏上回归的路。

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好：当神借着祂的护理提供回归的机会时，大多数百姓却选择留在他们已经适应、甚至可能还有收益的波斯生活中，而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会说：“我习惯这里了，这里生活不错。”

就像我们会说：“这里有电影、有食物，有稳定的生活，为什么要回去走一条艰难的路？”

甚至在旧约中，他们还会说：“我们想回埃及。”即使他们曾经在那里为奴，但他们仍然觉得那种熟悉的生活更容易接受。

结果不仅是没有离开的人，就连那些离开的人中，也有许多人在思想和道德上已经被巴比伦文化深深影响。

这就回到了我前面说的重点。

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对世界采取不必要的敌对态度。有人曾开玩笑说，我们不想成为“以寻求者为中心”的教会，我明白这个意思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能成为一种“对寻求者敌对”的教会，好像在说“这里不欢迎你”。

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定的立场：对真理、对善、对正的事情不妥协，但同时在态度上不是粗暴或情绪化的。

如果别人因为我们坚持真理而不满，那是一回事；如果他们因为我们的态度而反感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必须守住界线。

以斯拉记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：他们甚至在圣殿还没完全建成之前，就已经开始敬拜神。

为什么这点很重要？因为圣殿本身并不是“魔法装置”。圣殿的价值，不在于它的建筑本身，而在于它指向神。就像圣礼一样——无论是洗礼还是主餐——它们的意义都在于高举基督，而不是仪式本身。

因此，他们并不需要等圣殿完全建好才开始敬拜，因为敬拜的核心不是建筑，而是神自己。

不过在圣殿重建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反应。因为从被掳开始算起，大约七十年时间，有些人还记得所罗门的圣殿，那是更荣耀的建筑。

所以年轻人非常兴奋：“我们有圣殿了！”他们欢呼歌唱。但年长的人却哭了，因为他们记得以前更荣耀的圣殿，于是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场景：一边是欢呼，一边是哭泣。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写照。

以斯拉记也提到，在建造圣殿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。如果你仔细读，会发现有几种

方式的抵挡：第一种是伪装成合作，说“我们一起建吧”。

圣经在使徒行传中也提醒我们，会有“凶暴的狼”进入群体内部。他们不是从外面攻击，而是从里面影响教会，逐渐改变方向。

今天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，有些教会或宗派内部被人进入，逐渐在决策层中掌权，最后做出明显违背圣经的决定。所以作为会众，我们必须有分辨力，要知道什么时候某些影响不是出于神。

第二种方式是打击士气。他们会不断说：“你们真的要建吗？天气这么热，你们不会完成的。”一点一点让人灰心。

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要“坚定不移，常常竭力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”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：“我们是不是在原地踏步？”

但以斯拉记提醒我们，属神的工作，即使有阻力、有延迟，也仍然在神的手中推进。

第二种阻挡方式就是用“制造挫败感”的方法来打击他们。最后一种方式，是他们甚至雇用一些“顾问”来搅扰工人、控告他们、使他们灰心。

也就是说，会有一些“专业人士”进来对他们说：你们其实不够资格做这件事。甚至还会提醒他们过去的失败，把一些真实存在的过失拿出来作为指控的依据。

说实话，有些指控并不是完全虚假的，有些批评甚至在事实层面是成立的。

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在教会一个弟兄聚会中，我刚来这间教会第一年左右。那次有一个破冰问题：“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”

大家一般都会给出比较安全的答案，比如我说我怕高，这种听起来不会太暴露自己的回答。

但有一个我认识很久的朋友，当时他刚信主不久，是一个很真实、也有点古怪的人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最大的恐惧，是被揭穿。”当时没有人追问他“你到底做了什么”，但那句话让我印象很深。

因为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感觉。你看周围的人，好像都挺稳定、挺正常的，而你心里却知道自己并不完全如此。你想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，但你害怕别

人迟早会发现，其实你并没有那么“稳”。这就是一种“被揭露”的恐惧。

所以你会发现，指控这种东西总是存在的。甚至连很小的事情都会触发我们这种感觉。

比如有人给你发信息说：“我们需要谈谈。”光是这句话就足够让人紧张了，因为你马上会想：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”

圣经说，魔鬼就是“控告者”，昼夜不停地控告人。但基督却是我们的中保，祂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。

在以斯拉记里，这种持续的搅扰和控告确实一度成功，使建殿工程暂停了一段时间。

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关键：神的话语进入了这个局面。

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出现了，他们被称为“小先知”，不是因为不重要，而是因为书卷较短。他们出来传讲神的话语。

结果是什么？圣殿重新开始建造，逾越节也被恢复。关键就在于：神的话语介入了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事工就会停滞。人会相信控告，会疲惫，会灰心，各种阻碍都会出现。所以神的话语必须持续被宣讲、被中心化。

你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教会建筑本身其实也在“说话”。这就是所谓的教会空间设计。你走进不同的教会，会看到不同的信息：有的强调讲台，有的强调开放的圣经，有的强调仪式。

而在我们当中，一个明显的象征就是“打开的圣经”。它在无声地宣告：这里的中心是神的话语。

以斯拉记的后半部分，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推进，后来以斯拉本人也登场了，这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。

关于以斯拉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任何想服事神的人都应该记住，那就是以斯拉记 7 章 10 节：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他不是只学习，而是“预备心去寻求、去遵行、再去教导”。

那些与以斯拉一起归回的人，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：他们禁食祷告，寻求神的引导。

他们在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回来了，现在该怎么走？”这是一个属灵复兴的时期。

但以斯拉记的结尾却显得有些令人意外，甚至沉重。因为百姓在婚姻问题上再次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他们没有按照立约的原则，在主里结合，而是与不信的人混合。

在这里我想稍微停一下说一句现实的话：无论单身还是婚姻，人生都不容易。

但从牧养经验来看，有一种情况特别艰难，就是一个信徒与一个完全不渴望神的话语、也不在意基督救赎的人建立婚姻关系。当一个人说：“我想结婚，我不想单身，这个人让我开心”，但对方完全没有任何对神的需要意识，这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属灵张力。所以这不是一个轻率可以做的决定。

那么基督在哪里呢？

在以斯拉记发生这些事的四百年之后，耶稣来到世上。祂面对的其实也是一种“被掳状态”的人群。

在政治上，他们在罗马帝国之下；在宗教上，他们被错误的宗教体系和假牧人辖制。

你只要读马太福音 23 章就会明白这一点。耶稣来到的时候，整个民族某种意义上仍然处在“属灵被掳”中。而祂的信息很简单：到我这里来。

有人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浪子回头的比喻：重点不只是浪子回来，而是“留下来的那个儿子如何回应父亲的恩典”。当失丧的人回来时，留在家里的义人是否愿意一起欢喜？

神一直在保守祂的百姓。他们可能被掳，但从未被弃绝。

关于“永远的保障”，教会传统中常用“永远得救”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”来表达。而我们的信仰告白通常这样说：真正在恩典中的人，不会最终完全、彻底地跌倒离弃信仰，而是必然被保守到底。

更圣经式的表达是：圣徒的坚忍。

耶稣说得更直接：我又赐给他们永生。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。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
这是双重保障：基督的手，父的手。

但这并不是说信徒不会严重跌倒，不会犯罪，不会让圣灵忧伤，不会经历神的管教。相反，圣经非常清楚地说，罪会带来真实的后果。

大卫就是一个例子。诗篇 51 篇是悔改最深刻的诗篇之一，充满赦免的安慰，但我们也知道，大卫的一生充满家庭冲突、国家动荡和痛苦后果。罪带来时间性的管教。

所以我要很认真地提醒：不要以为可以轻看罪。

但与此同时，凡在基督里的人，也绝不会被最终弃绝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重视《威斯敏斯特信条》，虽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强调这些传统文件。

这些人，大概是一百二十位左右的牧师，聚在一起花了大约五六年的时间，仔细整理、讨论圣经到底教导什么。

你可以从他们的写作风格中看出来，他们是牧者写的，因为他们背后有教会、有会众，也面对真实的属灵挣扎。

当涉及到“神是否已经弃绝我”这类问题时，这份信仰告白是这样表达的：神仍然坚固祂的百姓，他们从不至于完全失去神的种子、信心的生命、对基督和弟兄姊妹的爱、真诚的心以及责任感。这些都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的结果。

正是借着这些恩典，即使在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据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被重新恢复。同时，在这段软弱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不会陷入彻底的绝望。

换句话说，神会对祂的百姓说：你现在的光景并不好，但我仍然在你里面。我仍然与你同在，你不会落入完全的绝望之中。

诗篇也这样表达：义人的脚步，被耶和华立定。他的道路，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仆倒。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（诗篇 37 篇 23~24 节）

弟兄姊妹，以斯拉记的主题，其实就是“归回”——那条回家的路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，更像是我们生命每天都在经历的属灵现实。神不断地对我们说：回转，归向我；再回转，再归向我。

在很微小的层面上，这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。圣经说：“祂的怜悯每早晨都是

新的。”

我常常会说一句话：也许正因为我们的罪每晚都是新的，所以祂的怜悯每天早晨也是新的。耶稣事工的核心，并不是单单说“你要去圣殿”，而是说：“你们到我这里来。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
我们一起祷告：
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如此清楚的警戒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看见波斯人、巴比伦人以及这个世界的方式，是如何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。

求你使我们谨慎、坚定、不可动摇。也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倚靠自己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而是单单倚靠基督和祂的宝血。

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，愿我们对你所赐极大恩典有更深的认识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